

以人民为中心,做人民的诗人

——读李青葆诗集《山水烟云》

□翟泰丰

——

李青葆是著名的作家,又是擅长写古体诗、现代诗的诗人。他的《行走的风景》《屹立的风景》《心灵的风景》被诗坛称为“风景三部曲”,深受广大读者赞誉。近日,他的新作《山水烟云》发行后,引起诗坛关注,诗人们一致赞扬李青葆的诗在为人民吟哦,为时代引吭高歌。

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两次重要讲话后,李青葆更加坚定决心,做“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、肩头有责任、笔下有乾坤”的时代诗人、人民诗人。

《山水烟云》诗集,诸多诗篇在为生态文明建设而讴歌,为生态中国、美丽中国鼓与呼,再次体现了他为时代赋诗的创作理念和历史责任感。《山水烟云》由五卷组成,包括五七言律诗、绝句、词、汉赋、楹联在内共计500余篇,以七律、七绝与词为主,多种形式与体裁交相吟哦,奏响了生态文明诗韵交响曲。

二

李青葆诗集《山水烟云》,具有四大特点:

**其一、构思宏大,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。**李青葆出生在农村,出于一种天然的热爱,他的诗笔深情地赞美家乡田园景色。《小舟山烟雨梯田》系列诗吟共9首,是诗集中一组动人的篇章,书写了千年梯田史,点赞农业改革,“誓要青山增富美,乐将热血育甘甜。”描绘了党的十八大以来,美丽中国建设一派山青水绿、政通人和的诗化风光。更为引人注目的是,这些诗在反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成果,表现农村大变化、大发展、大成就的同时,还歌颂了基层领导干部一心为民的辛劳,树立了新形势下农村干部的公仆形象。

李青葆喜欢欣赏壮丽山河,他的诗词作品常常构思于大自然山水烟云之中,以诗的审美观照,遍赏江南丽水秀山、江北高山深壑,大河云涛,陶醉于蒙蒙烟雨,屹立于茫茫苍穹。创作境界开阔,构思宏大,文骨健美昂扬。浪涛飞瀑、千丈烟云,登山纵情于云海、

人江驾舟于飞涛,壮哉,乐哉!

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《黄果树瀑布感赋》。首联开笔吟瀑:“飞流千丈下云空,化作黔山白玉龙”,这是黄果树瀑布的天然景象,人称“九天飞瀑”。接下来第二联诗人转笔,以人文喻自然:“壮胜黄河泻壶口,势如草圣舞狂风”,在诗人看来,长天大地之风姿,化作人文之语言、之文字,以文形表达物形,即诗人在注释中所讲的“以艺术喻自然”,这正是“天人合一”之必然。再看最后两联“遥看虹彩银帘外,长听雷声烟雨中。若问人间何可似,长征百战气豪雄”,诗人在黄果树飞瀑的烟雨雷声中,联想到气势豪迈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炮声,血战之豪气,英勇无畏,势不可挡。诗人以飞瀑喻长征,用瀑布之壮观颂长征之伟大,诗境更为开阔,诗意得到升华,灵魂走进了土地革命壮丽的战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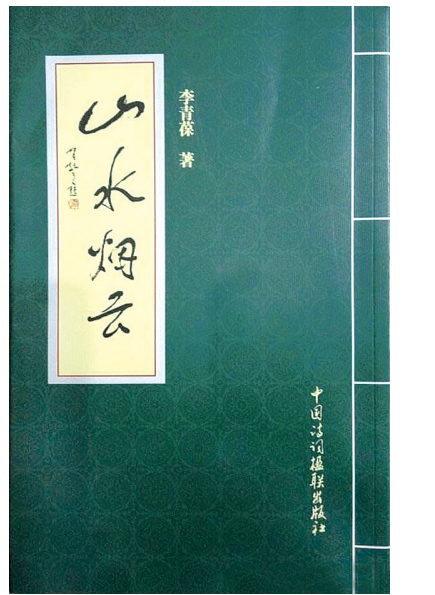
**其二、感悟山河文脉,追溯大山史今。**诗人在山水烟云中感悟祖国大好河山,心神却在追溯大山蕴含的文化史、革命史,感悟大山的文脉,领悟介中的浩然之气。登上井冈山,诗人情感激荡,当即吟来:“飞流直下势无前,跃入深潭起白烟。如诉如歌传远韵,追江追海作源泉。曾融热血滋千岳,更领征程汇万川。欲问神龙此何去,依然化雨洒江天。”从工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到朱毛会师,再到长征“汇万川”,井冈山见证的历史气韵滚滚而来。登上太行山,诗人又畅吟《太行山感赋》:“壁立苍穹气自扬,万山如剑斩东洋。风云含恨起焦土,刘邓挥师挺脊梁。日落神州星月亮,戈操陋室父兄殇。心中有梦不愁险,千里红旗展太行。”读者仿佛重新回到太行山军民艰苦抗战、英勇杀敌的场景,铿锵悲壮,让人感同身受。最后一联更是全诗的升华,歌颂了战士的信仰、人民的肝胆和“刘邓挥师”的“脊梁”,此后又再次身临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的娄山关口,诗人走进当年红军在反“围剿”战斗中两次攻破娄山关,两次进驻遵义的壮举,写下《娄山关感赋》:“斜阳引我上娄山,大小尖峰险峻关。弹洞犹存枪战激,雁声难忘血腥寒。昭魂碑耸凌云志,凿壁诗留地地篇。今日登临意难静,西风又起海中天。”激越的诗句,让我们情不自禁地由当年娄山关的“西风烈”,联想到今天风云变

幻的汹涌海涛,感悟史今,发人深思。

李青葆的山水诗反映的是自然与人文的辩证统一关系。大自然给诗人以激情,诗人又以生花妙笔予大自然以人文感赋。《山水烟云》中,他仰观日月之光华,俯察大地之文理,在山水中抒发心灵,在情物中感唱历史变迁,诗笔走进了神思的境界,真是思接千载,视通万里,卷舒风云,相融古今。这些诗境界高远,诗韵深邃,朗朗上口,在写作方法上有平叙、有纪实、有抒情、有形象、有哲理,把握抑扬,抒发情采,万象入诗,善用比兴。

**其三、开拓思维,创新发展。**“创新是文艺的生命”,诗人的创作抒情源于外在客体,而诗情的进发,又有赖于诗人把对外在物的审美观照转化为自身主观的形象思维。外在的自然物是千姿百态、发展变化的,人类的社会活动也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,故而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,要“神与物游”,对变化发展着的外在事物予以新的审美观照,把握外在物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,大胆创新,开拓形象思维的新境界。李青葆作诗,就十分注重掌握外在在景物与内在审美思维的辩证统一关系,他在声情中不断探究审美思维之哲理,来去自如,勇于创新。在《猴年元宵记游》一诗中,我们读到“梦中飞上广寒宫,喜于嫦娥饮两盅。既在寒宫“携手共看众星灿”,又“下凡共赏万灯红”,尽管喜悦之情难分舍,嫦娥守规回月宫,诗人诗笔当即进入现代思维,“临别依依问微信,从今虽远若相逢”。穿越时空,从千载广寒宫,一步跨入当今的信息时代,描写了最前沿、最当下的现实生活,融古今为一体,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。拓宽审美新思维,探寻诗歌的内在哲理,用开拓发展的世界看待外在在世界,对外在五彩缤纷的客体进行内在审美创作,故而这种创作是在创新中发展的,是有生命力的、厚重的。

**其四、坚定文化自信,弘扬中国气魄。**“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”,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、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向文艺界提出四大希望,其中首要的就是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。读李青葆的诗作,我们能深深感受到,他写景、写人、写事件、写史迹,无不深蕴于中国文脉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魄之中。《咏刘基读书处石门洞》



一诗,石门洞在浙江青田县内,明朝国师刘伯温年少时曾在此处读书,青葆在诗中写了石门洞景物的幽深和高古,又以此地垂天瀑布喻刘伯温的品性与功绩,发掘中国文脉之深厚底蕴。“垂天飞瀑亦低调,融入清潭默默流”,名扬如瀑,心静若潭,高以事国,低调做人,这既是瀑布的天性和特点,也是刘基的崇高品德映照。“洞古千年锁星月,功高万代赋春秋。”高大形象在眼前,中国传统文脉深蕴其中。

三

从《山水烟云》中,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李青葆在诗歌创作上的全能。这种全能与他的知识积累、诗歌美学修养是分不开的。李青葆坚持研读经典,既领略中国古典诗文共同之法则,又在创作中寻悟其文风差异,所以才能诗词歌赋,多种体裁相互贯通,与时俱进,赋予古体诗词创作以现实主义的审美创新。学古不泥古,旧体例,新命笔,在李青葆身上,我们看到了当代诗人的文化自信。

岁月无情,历史公正,李青葆在文坛、诗坛上的历史地位,将由人民审视、历史圈定。我为他坚持现实主义创作,歌唱伟大祖国和人民而赞颂。

由此可以看出,作者在小说的“楔子”中专门将节令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番原来是有独到之意的,这正应上刘勰《文心雕龙》“神思”中所说:“使玄解之宰,寻声律而定墨;独照之匠,窥意象而运斤。此盖驭文之首术,谋篇之大端。”

小说最后以在京城工作的小梨回乡过年为结束,主体是写她的经历与感受:她从城里回来却没有车,她在村里的小学同学却有车还有硕大的金戒指,连村里开超市的也都欺负她这从外面回来过节的,这芳村的年味大不如以前了,人们竟相在比照在夸耀,人情心都变了,看来这故乡是回不得了。作者以“题记”的方式“不是回不去的才叫故乡”表达了她的一声叹息,沉重而滞缓。作者就以这样点到为止的笔触轻轻撩起了如今乡村的面纱。

《陌上》写的是河北乡村的事,作者的籍贯又出自河北(尽管她现在在北京工作),她的这部小说就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河北的荷花淀派。这不仅是指她那点到为止的叙述手段,也包括她那写景写人时常采用的白描手法以及恬淡素净、清丽而有韵致的文字。曹文轩说:“在一个失去风景的时代,阅读她的作品,我们随时可以与风景相遇。”小说中乡村风景是迷人的,小说中的各色人物与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满满的风景,而这些在付秀堂的笔下都像是描写天上的月亮一样,淡淡地勾勒出来,背后则是无数闪烁着星星,就像人的心事一样,深深浅浅,让你去猜个够。

按住/切成一个又一个圈子/他没有喊疼/我已泪流满面//他全部人生/就是这些圈子/其实他所有的圈子/都是同样的质地/西红柿有西红柿的圈子/南瓜有南瓜的圈子/松茸的小圈子很值钱//我曾经不小心用刀子/切伤过手指/那种钻心的疼痛/让我忍不住大声喊出来/他一声不吭/我不知道他是否痛得喊不出来//那些圈子也一声不吭/躺在案板上/任人宰割。”

当今的社会,存在着各种“圈子”。诗歌界也未能例外。有些人热衷于经营圈子,全部的人生似乎就是圈子。有些圈子似乎金贵,而有些圈子却是那种质地,层面很多,质量不高。有些圈子和圈中人,一声不吭,任人宰割。这种社会现象与个中体验,使诗人操刀解剖,泪流满面。因为洋葱是刺激的,切洋葱当然是要流泪的。这又合于物象的性质。隐喻的意义则不言自明。喻言饱经生活的磨砺,经验丰富。所以他在《浮世众生》中,对人生百态,世事况味写得那么生动。《谈人生》《大嫂》《二哥》《演讲家》等,读来让人忍俊不禁。其中不乏对“诗江湖”的调侃。语言是口语,但诗的层次,如缘由、铺垫、转折、高潮,都不会少。

其实在口语化的整体风格中,诗人并不反对抒情。他写女儿的那些诗,体

当年韩寒以《三重门》石破天惊,那是代表了“80后”横空出世的文学。十五六年之后,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新世纪的躁动不安,为生活的富足和竞争的压力所取代,文学也不再依赖叛逆来比拼了,年轻一代的写作者如何来寻求自己的文学道路,其实更为困难。然而,长江后浪推前浪,翻新自有后来人。虽然不再有激进的反叛,但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写出这代人的生活,确实是让文学回归到朴素真实的道路上。最近读到张闻昕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问青春》,自然有一种欣喜,让我体会到还在上大学的年轻作者有着如此认真的写作,如此真挚的文学情怀,如此真实的青春文学,我能体会到她真实地栖息在文学中。

读她的《问青春》,给我最深处触的是她能诚实和准确地描写生活。虽然这不是什么惊人的小说笔法,但在青春文学写作中,却又是弥足珍贵的一种品质。青春文学多数以叛逆性来完成情绪的表达,经常通过夸张和变形来反映对生活的批判性,这无疑有它的意义。青春文学比较少见的反倒是能诚恳和准确地描写生活,而在《问青春》中,张闻昕对中学时代的生活描写是相当真诚和诚实的,也因为她有忠实生活的淳朴情怀,她能回到生活本身,准确地描写中学的生活。这里的故事无非上课考试,同学之间的友情、理解或误解、亲密或疏离,但是写得细腻曲折,有滋有味。人物平凡朴实,却又有个性,不用说主要人物顾非、曹苑、政阳、张洛,就是那个吴权庆、刘凌漪也写得十分精彩。少年人的争强好胜、朦胧爱恋,微妙心理,所有这些都写得楚楚动人,刻画了南方城市里一群高中生追寻理想,顶住高考压力,少年不谏熟滋味的生活现实。那些丰富多姿的社团文体活动,紧张压抑的高考冲刺,满地散乱的试卷和情投意合终于于劳燕分飞的少年人生,青春如旭日东升,霞光满天,偏又要喜欢“月到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。这就是青春,友谊与爱恋根本分不清楚,是苦是乐混为一谈,它的无限美好正在于此!如小说里所写:“热闹是它们的,我什么也没有”——这样的青春伤感抑或失落也是美丽的!青春真是拼得了也输得起,小说表现的青春生活真实感人,放飞理想的精神始终饱含着满满的正能量。

在全社会对应试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,追求理想和抉择未来,对于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,充满了发愤、挣扎与苦恼。小说值得肯定的是真挚地描写了青春期的家庭伦理,这在青春文学中本来是作为反叛背景的生活现实,在闻昕的笔下,也得到了更为完整和恰当的表现。这里面的家长固然都有面对高考的焦虑,也有对孩子的不合理的诸多压力,但小说整体上能描写正常的家庭亲情,而且把父子、母女关系表现得十分朴素和美好。张洛的家庭多少有些压力,政阳的家庭则隐藏着伤痛。失父的痛楚曾经深深打击了政阳,但他凭借自己的力量能从阴影中走出来,小说写出这代孩子成长的坚强,也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实——青春生命的绽放全靠自己的努力,真正是“我的青春我做主”!每一个处于花季雨季的美丽心灵,都在努力寻找自我和承担家庭责任,感受到友情的敏感,爱情的萌动,同性异性间模糊的情愫。家庭天伦之爱与少男少女的青春萌动结合在一起,使得整部小说的情感显得非常饱满,承载起整个富有内涵的小说世界。

小说笔法细腻,心理描写十分出色。在描写张洛和政阳这两个少年的友谊时,他们各自的心性呈现出不同的倔强,少年人的那种相互理解,小男子汉的互相激励,表现得颇有层次感。而在写那些女孩儿之间的友情与猜忌时,就要微妙曲折得多。顾非与陆安定之间的小纠葛,以顾非的大方友好而让陆安定经历了跌宕起伏的“情感体验”。刘凌漪走近吴权庆的情感过程也写得十分出色,那是失意的少女寻求感情慰藉的过程,那种真实感如果不是出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,不是出于对同龄人的同情和理解,很难写得这么真实和准确。

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也是相当显著的。闻昕写出了她们这辈孩子的成长,他们作为“独生子女”,受到家庭的呵护和溺爱,如何与同龄人交往,如何面对中国的应试教育,如何与家长、老师交往,如何在家庭和学校之间转换角色,他们对明星的向往,方兴未艾的粉丝文化……所有这些,这部作品都描写得真实、真切而细致。他们是否尤其脆弱或敏感?“他们是否活得过于少年老成?”小说提出的这一系列思考,是青少年自身的困惑与无奈,也是对社会的警醒和呼求。

现出父爱如山,柔情似水。人性的温暖显而易见。形象、美好,透露出诗人性格的另一个侧面。只是这一类作品显得少了些。

喻言向来主张诗要“说人话”。他从不玩弄文字,也不故作高深。他的诗一读就懂,又富于暗示。他的机趣就包含在直率中。这事实上是不容易做到的。没有对客观现实的深入观察,没有训练有素的写作经验,这样的诗是写不出来的。不少口语诗之所以流于“口水”,正是因为思想的贫乏和语言的淡乎寡味。

其实诗本来就不应当是文字游戏或语言组合。有思想才有灵魂,有情感才有血肉。不论你高深如哲学,还是改造语言如吃语,不论你假想某物以象征,还是借酒抒发以延神,如果没有思想的力量,没有生活的依据,没有强烈的情感,没有艺术的美丑,则充其量是圈子中“我所难为”的一时之新。更不用说干预现实而穿透历史了。而喻言则不同。读他的诗,可以感受到彼时彼地或此时此刻地的生活真实与诗人的自我审视,自我批评。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奔突,也是思想解放的体现。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拥有一席之地,也体现了艺术民主。毕竟我们所处的当下,比思想禁锢的时代还是好了许多。

付秀堂《陌上》

轻风掀起乡村的衣角

□蒋述卓

——

喻言的作品辨识度极高。在诗坛跟风而为的大量类型化作品中,他的诗明显地区别于那些平庸之作。

喻言的诗应属“口语诗”的范畴。自新时期以来,口语诗的尝试已有经年。其出现的逻辑,是要对传统的抒情方式加以消解,来一次革命。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众多的“先锋”派别初衷一致。但时至今日,我们看到包括口语诗在内的成功范例并不多。而喻言、尚仲敏等人的口语诗,则愈见成熟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形成当今诗歌流变的一道风景。如果说,尚仲敏的诗意味深长而表现比较节制,那么,喻言的诗同样意味深长而表现更为开放。为之一惊或哑然失笑,是读喻言诗常有的感觉。他首先让你远离“温柔敦厚,诗教也”的古训。

其实喻言的诗是颇有深意的。有思想、有生活、有趣味、不做作。看似直接,实则充满隐喻。以荒诞批判现实,对腐朽、没落、衰老的批判尤甚,是喻言诗的主要气质。他目睹“城市病人”,意欲手术。他活画“浮世众生”,多所讽喻。他“假装抒情”,其实内心柔软。他“梦寐苏格兰”,在中西文化对照中体现批判精神。他以特有的洞见,认识生活的荒诞、现实的荒诞、内心的荒诞,从而

加以观照、自省。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,警醒世人也警醒自己。归根结底,还是希望世道人心好起来。因而在本质上,喻言的诗是积极的。

喻言的早期作品,如1989—1990年的那些诗作,已显现出思想的敏锐与艺术表达的非同流俗。口语化还不明显。他搁笔多年而复出,出版了诗集《批评与自我批评》,更引起诗坛注意。而近两年,喻言以大量作品见诸国内大刊大报和自媒体,进一步释放了他的创作潜能和独具的才华。如果对他的文本加以深入,我们不难发现喻言诗歌的主要特点及其丰富性。请看《镜子》:“我的一生都关在一面镜子里/眼光所及,无处可藏/我知道只要轻轻一拳/就可以打碎它/从此逃出超生/但我的亲人也在镜中/我的朋友、工作、可爱的宠物也在镜中/还有我的书籍和房间/以及累积起来的一点点虚名/我的一生都被这片薄薄的玻璃绑架/知道它不堪一

击/四十多年过去/仍下不了手。”

有一定阅读经验的读者都能理解:这面镜子就是生活现实。我们被其框定而又无法打破。我们有太多的牵挂与包袱。而渴望“超生”又是内心难以遏制的冲动。这种内心的不甘与纠结,这种明知“不堪一击”而又“下不了手”的矛盾,正是许多人终其一生的痛苦。其所隐喻的人性的弱点,具有普遍意义。

喻言笔锋所向,从来对腐朽、没落、衰老不留情面。早期的《危楼》已现端倪。他说我们日常生活、生育育儿的楼房,“其实它早已腐朽/只是我茫然无知”。这是否预示着改革的必然?多年后,而《北四环向西》,则有“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”的意味。《在暴雨中行进》,以一个场景暗示前途迷茫。这是否又关乎社会发展中的复杂情态带给人的心理压力?特别是《气味》一诗,他通过女儿闻到“爸爸身上有一股老人味”开始,写道:“时光流逝,星移斗转/我早已被这个世

诗人的自我审视与自我批评

——简评喻言的诗歌创作

□曹纪祖

——

喻言的诗应属“口语诗”的范畴。自新时期以来,口语诗的尝试已有经年。其出现的逻辑,是要对传统的抒情方式加以消解,来一次革命。这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众多的“先锋”派别初衷一致。但时至今日,我们看到包括口语诗在内的成功范例并不多。而喻言、尚仲敏等人的口语诗,则愈见成熟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,形成当今诗歌流变的一道风景。如果说,尚仲敏的诗意味深长而表现比较节制,那么,喻言的诗同样意味深长而表现更为开放。为之一惊或哑然失笑,是读喻言诗常有的感觉。他首先让你远离“温柔敦厚,诗教也”的古训。

其实喻言的诗是颇有深意的。有思想、有生活、有趣味、不做作。看似直接,实则充满隐喻。以荒诞批判现实,对腐朽、没落、衰老的批判尤甚,是喻言诗的主要气质。他目睹“城市病人”,意欲手术。他活画“浮世众生”,多所讽喻。他“假装抒情”,其实内心柔软。他“梦寐苏格兰”,在中西文化对照中体现批判精神。他以特有的洞见,认识生活的荒诞、现实的荒诞、内心的荒诞,从而